

熱愛閱讀

文字頻改 工夫自出

「一個寫作者在不同階段喜歡的作家不同，但那些跟自己氣質相近的作家，會一直陪伴着他。」張楚告訴記者，上大學後只要有時間，他就去圖書館讀文學雜誌，找博爾赫斯、普魯斯特、福克納等作家的作品來看，曾經有名的一套「跨世紀文叢」也基本買全了，這構成了一個學財務會計的大學生對當代文學史的基本了解。2016年，他去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作學術交流，他喜歡香港，喜歡金庸、葛亮等作家的文章。

張楚說自己是一個健忘的人，生活中有意思的細節，或者聚會時朋友說的俏皮話，他都會趕緊用手機記下來，有一次跟散文家周曉楓吃飯，覺得她說的每句話都是金句，那頓飯就一直幾乎沒動筷子。還有一些方言、俗語，包括縣城重大的輿論或者桃色新聞，也都會趕緊記錄下來，這些以後可能會變成小說裏面很重要的細節。

記者注意到，2022年一稿完成後，張楚又花了一年半時間進行反覆修改，直到去年底才最終完成稿件，他把作品傳給很多朋友來獲取修改意見。文字頻改，工夫自出。張楚稱，在《雲落》的修改過程中，他對長篇小說精神內核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，這也為以後的創作積累了經驗。



▲《七根孔雀羽毛》，張楚著，上海文藝出版社。

厚積薄發

長篇和中短篇 文體迥異

《雲落》是張楚在寫了五十多個中短篇小說後，完成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。他指，長篇和中短篇是迥異的文體，短篇重在情緒，中篇重在故事，長篇則重在人物命運，「感覺寫長篇小說更像是在大海裏游泳，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游到岸邊，這對小說家的體力和精力都是考驗。」

在張楚看來，短篇小說有一個細節支撐起來就可以，而長篇小說需要用人物把它壓住，盡量把人物寫得活色生香。長篇時間跨度長，人物紛繁眾多，戲劇衝突強烈，個體在時代背景下的精神圖景更有層次感，因而也更具有迷人的代入感。

張楚對大公報記者表示，線性敘事是很多小說家在創作長篇時的首選，在時光流逝人世變遷中，讀者的情緒猶如滴水穿石般被浸透，滋生出強烈的代入感，從敘事學角度考慮，是比較安全保險的選擇。

「可我想換一種方式來講述萬櫻的故事，在最短的物理時間內把她的人生際遇和心靈歷程進行剖析。這時候，復調結構可能就是一种最佳選擇。」張楚透露，一開始他也怕這樣的結構影響敘事的連續性，可是後來還是覺得，不能低估讀者的審美和耐力，他們肯定也期盼讀到有探索性的長篇小說，這樣的「冒險」是值得的。

小說家是一本「百科全書」

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評價，張楚花了很大的工夫，充分去構建雲落的飽滿度，每個人、每種鳥、每朵花甚至每種細小的事物都有名字，特別能夠見出一個小說家的筆力，這種知根知底的「縣城式」敘事，是《雲落》這部小說的魅力所在。

張楚指出，看似雜七雜八瑣碎的知識，平常可能並不關心，但小說裏面寫到了想信手拈來，就發現並不簡單。通過寫長篇小說，發覺小說家必須變成一部「百科全書」，變成美食家、博物學家、經濟學家，甚至是被人嫌棄的窺視者。

《雲落》中關於海釣、打野兔等情節，就源自他為寫小說而進行的真實體驗。為了知道海釣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他不僅採訪專業釣友，還跟朋友住在海邊堤壩上，蜷縮於簡易帳篷裏，擔心海浪將帳篷淹沒，晚上幾乎沒敢閉眼。為將經濟案件來龍去脈搞清楚，他要來律師準備的所有資料和法院判決書，而為了解金融知識，他甚至把一位在銀行工作的朋友「折騰」得不敢接電話。

《收穫》雜誌主編程永新認為，《雲落》為當代文壇提供了一個典型縣城的樣本，其如同一個微觀社會，讀者能夠從中窺見中國的細微生態。

「我的日常生活，就是跟縣城這些朋友一起度過的，我熟悉他們的生活境遇、喜怒哀樂、悲歡離合。當我書寫他們的故事時，我有種天然的自信。」張楚稱，很慶幸當初沒有決絕地逃離，正是縣城生活經歷，為他的寫作提供了獨特的視角。



▲作家張楚近照。受訪者提供

作家簡介 張楚 內地「70後」作家，天津作協副主席。出版小說集《櫻桃記》《七根孔雀羽毛》《夜是怎樣黑下來的》《野象小姐》《中年婦女戀愛史》等。曾獲魯迅文學獎、郁達夫小說獎、孫犁文學獎、林斤瀾短篇小說獎等獎項，曾被《人民文學》和《南方文壇》評為「年度青年作家」。

「縣城融合了城市和鄉村的雙重特點，是時代精微而準確的縮影。我在縣城生活了將近四十年。」本世紀初的一兩年，張楚經常周六坐大巴車去北京找朋友喝酒聊天，周日晚上又坐車返回瀋南，他說每當雙腳又踏到縣城土地，會突然感覺特別有安全感。

寫作靈感來源身邊

張楚在鄉鎮當過企業專管員，後調到稅政徵管科，管理過加油站和鹽場，還在辦公室寫過材料，因為工作關係接觸過很多小商販、企業家、公司會計和政府人員，這些人有的跟他成為了好朋友，會向他講一些發生在縣城裏的八卦：小說《曲別針》裏的故事，就是一名加油站的會計講給他的；另有朋友給縣領導當秘書，經常處理一些基層群眾來信，小說《梁夏》的故事就來自群眾來信。

寫了五十多個中短篇小說後，他發覺自己變成了一個溫吞的「話癆」，在小說本該結束的地方仍無止境地絮絮叨叨，時間久了難免自省，而自省的結果就是：可能到了寫長篇的年齡。

《雲落》由張楚此前的《櫻桃記》和《刺那記》「生長」而來，主人公萬櫻是雲落縣的普通女人，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少女到新世紀的中年婦女，萬櫻的成長史也是一部中國縣城的發展簡史。

小說內置了兩條故事線：一是驢肉館老闆常獻凱的兒子天青少時離家出走，常獻凱誤把流浪的常雲澤認成天青，引發成年後的天青重回雲落，與常雲澤展開一場「身份」交鋒；二是復員後的羅小軍投身商海，在城鎮化進程中積極運作，成為時代的弄潮兒，卻悵然於金錢與權力帶來的升降沉浮。兩條線索交替運行，相對獨立，又在萬櫻處形成交集。

「我一直在構思一個長篇，想以萬櫻的成長史為線索，寫一個縣城和一個女孩心靈的變遷，寫一個笨拙、卑微的生命在歷史長河中如何固守自己的位置。」《雲落》創作跨越七年，用張楚的話說，他日日都是和筆下人物共同度過，夜夜聽他們私語，自己在不可避免地衰老，而小說人物日趨茁壯、骨骼面貌日漸清晰。

「冒險」採用復調結構

音樂上有復調結構，若干旋律可以同時進行，今次《雲落》在結構上也採用多視角敘事的復調結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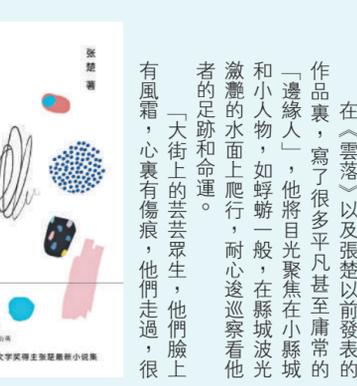
耗時7年 推出首部部長篇小說《雲落》

以小見大 記錄大時代「褶皺」裏的人生風景



▲《雲落》，張楚著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。

張楚：書寫北方縣城的發展變革



▲《中年婦女戀愛史》，張楚著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。

在《雲落》以及張楚以前發表的作品裏，寫了很多平凡甚至庸常的「邊緣人」，他將目光聚焦在小縣城和人物，如蜉蝣一般，在縣城波光激盪的水面上爬行，耐心巡視察看他的足跡和命運。

「大街上的芸芸眾生，他們臉上有風霜，心裏有傷痕，他們走過，很少有人關心他們在想什麼，又經歷了什麼，但小說家就有這個興趣，他非要看他們的風霜與傷痕從何而來。」張楚對記者回應，書寫「普通人」「邊緣人」，也跟他的生活環境有很大關係，他在縣城生活了將近四十年，對那裏的一草一木、每條街道每條河流、每棟新樓每家新店鋪都很熟悉，這些就像是他親人，一點一滴的變化，都讓他真切地感受到時代的變遷和人情的冷暖。

因為對筆下人物都懷抱素素而純淨的愛，小說中幾乎沒有徹底的壞人，寫的是一群普通的人過着普通的日子。張楚指出，時代發生巨變，他們的生活被牽引着跟隨前行。縣城裏的普通人看似沒有光澤，但他們也是時代的一個側面，大時代「褶皺」裏真實的人生風景。

跨越七年創作，內地「70後」作家張楚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雲落》，日前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單行本。這部入選中國作家協會「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」首批支持項目的小說以縣城「雲落」為敘述舞台，承接了張楚

過往中短篇創作「縣城敘事」的主題，呈現出北方縣城發展變革史。「生活在縣城，如小螞蟻生活在蟻巢，每天聞着味兒就知道該去哪兒、該做什麼、該找誰。」張楚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。他在唐

山瀋南生活了四十年，即使五年前被人才引進到天津，每月都還要回一次瀋南。張楚說，很慶幸沒有決絕地逃離縣城，對那裏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，始終纏繞着要寫出他們的甜蜜與痛苦、歡笑與眼淚，以及對生活的希冀和憧憬的念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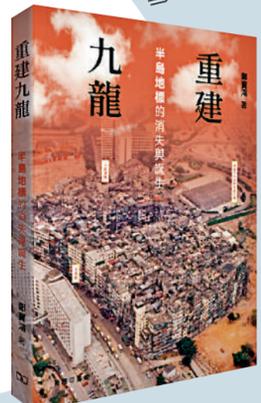
張楚說，在《雲落》的修改過程中，他對長篇小說精神內核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，這也為以後的創作積累了經驗。

張楚說，在《雲落》的修改過程中，他對長篇小說精神內核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，這也為以後的創作積累了經驗。

好書同讀 商務印書館7月暢銷書榜(前三)

《重建九龍——半島地標的消失與誕生》

自十九世紀末，九龍半島歷經無數次填海、拆遷、舊區重建，城市風貌不斷改變。本書將帶大家回望九龍半島的城市變遷，透過近300幅珍貴照片，展示香港由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的城市面貌。



作者 鄭寶鴻 出版時間 2024年7月

《鬼馬粵語的前世今生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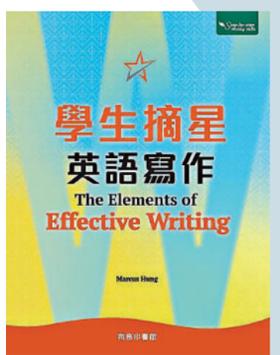
粵語中存在相當數量的連綿詞，故廣府人說話時不免會對一些經常使用的俚語感到困惑，本書對101個常用粵語連綿詞的音義作箋註，對其發展變化作考證和梳理。並收錄與各個連綿詞相關的有趣掌故、民俗或傳說，雅俗共賞。



作者 陳小朗 出版時間 2024年7月

《學生摘星英語寫作》

本書提供有效的學習方法，啟發寫作思路及想像力，含50篇中英對照范文供模仿學習，通過朗讀范文提升英語語感，有效克服英語寫作難點。



作者 Marcus Hung 出版時間 2024年7月